



她走了,但她的歌声和乡情留下来了

——回忆著名歌唱家谢莉斯

■甘建华

夜来风骤雨急,心里颇为诧异。晚上10点多钟,郎文曜先生突然发来一个讣告,说是其妻谢莉斯于2023年1月13日下午2:05病歿于北京,享寿75岁。闻此噩耗,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为衡阳失去了又一位本籍文化名人而悲伤。

如今五六十岁上下的人,谁不知道谢莉斯这个名字呢?即便在衡阳偏远的乡间,七八十岁老人都会自豪地说:“谢莉斯是我们衡阳人呢!”然后再来一句:“她的歌真是唱得好啊!”具体怎么个好法,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回答:“好听!好听!就是好听!”

回想1982年秋天,我刚从湖南跑到青海高原,入读湟水河畔的师范大学。有一天下午,忽然听到学校广播里播放台湾校园歌曲,待听完第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之后,发现校园里许多人都像我一样站在原地静静聆听。等到听完《乡间的小路》《校园的早晨》《踏着夕阳归去》几首歌,只见旁边一位中年女教师的脸上滴满了眼泪,我也从此记住了女高音歌唱家谢莉斯、男高音歌唱家王洁实。

当时的信息远没有现在这般公开及时,报道中都说谢莉斯是重庆人,有的甚至说她是北京人。后来我晓得她是衡阳老乡,是从父亲的口中听到的,不知他是怎么认识了谢莉斯的一个远房亲戚。其时父亲已经年近半百,这个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转业军人,多年后却成了谢莉斯的超级歌迷。谢莉斯、王洁实的第一个专辑《何日才相会》,据说火爆得卖出了500万盒,价格高达6.9元。而当时内地大学生毕业后的月薪才57元,一般青工不过30多元,可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的这盒磁带,还是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远在青海最西部花土沟油田工作的父亲,居然从矿区贸易公司黄经理那儿借来磁带,买了一盒空白带,用两个录音机对录,才得到了他的心仪之物,以至于多年以后家人还在笑话他。

父亲毕生没有见过这两只“新时代王谢堂前燕”,我却有幸见过谢莉斯大姐两回。初次是2006年9月30日,其表弟衡阳德源房地产公司老板谢宗廷是我好友,电话报告说大姐回来了,约我一起见面餐叙。

傍晚下班后,赶到回雁峰对面的旺鸣轩酒楼,只见谢莉斯和闺女郎乐正与几位亲友谈笑风生。她戴着一副红色塑胶边方框眼镜,上着两件横条彩色T恤,外面一件以绿黄色为主,里面一件以绛紫色为主,整个人显得青春而有活力,根本看不出已经年届花甲。听她说着一口地道的衡阳话,我感到十分惊奇,她说小时候在家里,父亲就是这样讲话的。包厢里有卡拉OK,她的亲友在唱《九九艳阳天》。应我之请,她唱了一首《踏浪》,我明白这是给予我的最高礼遇。

吃饭的时候,发现她的胃口特别好,尤其对那道青椒炒水鱼,边吃边赞不绝口,说:“湘菜现在名扬天下,北京城里就有许多湘菜馆,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衡阳菜,味道鲜美,品相好看,辣劲十足,连炒菜的锅子都带着辣味,让我时时想起小时候父母亲做菜的味道,这是我永远改变不了的乡愁。”

再见她已是11年后,还是谢宗廷出面相邀,说是谢莉斯夫妇正在南岳方广寺景区度假。待我赶到聚元阁休闲山庄,第一次见到郎文曜先生。记得谢莉斯、王洁实出道后,许多人误以为他俩是夫妻,因为他们的歌唱得太棒了,舞台表演上佳,社会形象极好,符合中国人对美好爱情与日常生活的想象,所以即便明知他们不是夫妻,也愿意认可他们是文艺界的最佳拍档。我在见到郎先生之前,已知他是原中国煤矿文工团导演、编剧,曾与央视合作拍摄过《人间正道》《紫金勋章》。郎先生笑容可掬,说他比谢莉斯大两岁,在她1972年进入中国电影乐团时两人结婚,从此成为衡阳人的女婿。谢宗廷在一旁说,郎姐夫多才多艺,近年在好几档电视栏目做客,并在现场与表姐一起同台演唱。过后,他又悄悄地告诉我,谢莉斯50岁时得了脑梗,开始几乎不认识人,但郎姐夫不离不弃,细心体贴服侍,四处奔走求医,帮助她唤醒了记忆,让生活逐步恢复到正常。我慨叹道:“真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啊!人间值得,笑比哭好。”我说的“笑比哭好”,说的就是谢、王著名的男女声二重唱。

那天是5月13日,天气晴好,惠风和畅,莲花峰下,满目葱绿,万竹摇曳,令人心旷神怡。斜坐在一个吊篮上摇晃的谢莉斯,精神状态非常好,根本看不出年已古稀,更看不出病人的丝毫迹象。听说我的奶奶也是她们谢家人,她便与我论起辈分。原以为她比我大一辈,等认真细说起来,我俩却是平辈,自然更感亲切,话语越来越投机。她说父亲名叫谢若逸,字安君,大学毕业后直到退休,都在军工企业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现西南车辆厂)当工程师。家有兄妹四人,她是长女,1947年11月17日生于重庆,但故乡衡阳的情愫却特别浓厚。她说:“我虽然人在北京,却时常思念家乡,近年这种思念更加炽烈,所以经常回家来看看。我觉得我的成功,与家乡父老乡亲的关爱和亲情是分不开的。”

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我们聊起了谢氏家族。我多年从事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地方文化研究,撰写了四五万字的《衡阳文化世家排行榜》,五六十家当中就有谢莉斯这个家族。听我说除了她是中国歌坛里程碑式的人物、通俗加民族的唱法影响了几代人,还有两个先人更是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他们仁的眼睛登时发光,郎导连说:“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我曾经仔细查找过《衡阳百家姓》及《学堂谢氏五修族谱》,得知衡阳谢姓大多是南宋民族英雄谢枋得之后。明代人丁繁衍,学堂谢氏这一支始分为六摊,其中谢莉斯家族属于第六摊永裕房,世居衡阳南乡京山利家阜,现今属于衡南县谭子山镇杨湖村,离衡阳市区不到30公里。谢世辉是谢莉斯上数第五代先祖,曾得从九品官衔,其子谢国用例授文林郎,其孙五人应字辈以老满应赐谢晋名气最著。谢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之一,“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利用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预决算委员会主席、中央购料委员会主席的职权,给刘伯承部提供20万现大洋作为起义经

费,这才打响了武装起义第一枪。不世出的奇人谢晋交游满天下,名字与中国近现代史许多名流巨公连在一起。1950年6月,特邀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嗣后,出任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履职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当选湖南省政协一、二届副主席。谢晋博学能诗,诗词水平可与郁达夫相颉颃,陈独秀揄扬其为“革命时代的人民诗人”。他早年参加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组织的南社,是衡阳11个南社社友之一。后与醴陵傅熊湘(钝安)、岳阳李澄宇(洞庭)、平江姚大愿、姚大慈并称“湘五子”,人称“诗人中的大拇指”。

谢莉斯听后情绪高涨,双手比划着说:“还有谢华爷爷也非常了不起。他在延安时随周恩来一起到重庆谈判,我父亲与他们见过面,表示要到延安参加革命。当时,谢华爷爷工作忙不过来,所以没有带他去,我父亲为这件事情一直感到很遗憾。”

我说:“您的太公谢应龙是谢晋的三哥。谢华是谢晋大哥谢应桂的第二个儿子,管谢晋叫叔叔,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和百色起义。1936年,他担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兼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连任湖南省政协一至四届副主席。他还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湖南地方史研究开拓者,湖南省志编纂奠基人,为湘西土家族从苗族分出单列民族的确认,做过大量有益的实地考察工作。”

山谷中非常安静,连先前高鸣的蝉声也似乎停顿了。看着面前几张激动的面庞,我又补充道:“除了谢晋、谢华和大姐您三位,谢氏家族还有几位杰出人物,像谢华大哥谢伯逊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谢晋长子谢宣渠先后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内务部参事。谢宣渠第三子谢自楚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经二上北极,二上南极,三上珠峰,一上希夏邦马峰,五上青藏高原,在冰川科学领域取得过突出成果,被誉为‘冰川之子’,与妻子冯清华研究员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冰川夫妻’。”

谢莉斯微微一笑,缓缓地说道:“难得你对我们家族研究得这么深透,就连我们家族自己人也不会知道得比你更多。与谢晋、谢华、谢宣渠几位先辈和自楚叔比较起来,我真的不算什么。记得那是1972年,第一次回到衡阳老家,祭拜我的祖先们。我为我们谢家有这么多的人才而骄傲,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也要为我们谢家争光。衡南是我的家乡,是家乡的秀丽山水养育了我们谢家,我对谭子山、利家阜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甚至对老家门前水塘里的鱼也很留恋。每次回到老家,我都能感觉到不同的变化,不光是衡阳城区变得越来越漂亮,曾经通往老家的乡间小路,现在行车也畅通无阻了。我唯一的希望,是地方政府能为谢晋叔太公、谢华和谢宣渠两位叔爷,建立一座比较像样的纪念馆。”

时近中午,山庄主人奉上地道的土菜与柴火饭,我们陪着谢莉斯大姐在南岳山中品尝了一顿纯正飘香的衡阳乡间味道。

我家的灶王爷

■黄廷付

我自打记事起,就知道腊月廿四是我们村的小年,也被我们村里人称为“祭灶节”。

从那天早晨的第一声鞭炮响起开始,便拉开了祭灶节的序幕。祭灶节的第一步是扫屋。父亲和母亲有着明确的分工,父亲负责堂屋和牛屋的清扫,母亲则负责厨房那一块的卫生。父亲在扫屋之前,总要先拿一块塑料布把床盖好,因为那时候房顶一般都是用红高粱秸秆铺成的,几乎整个房顶都被蜘蛛结满了网,横七竖八。父亲打扫的时候,稍微不注意,就会顶一头蜘蛛网。后来,祭灶的次数多了,父亲也总结出了经验,他戴着一顶草帽,拿起一把大笤帚,直接对着房顶来回挥舞起来。我看到这情形,当时就感觉父亲好像是一个大侠客,有一种横扫千军的架势呢。你还别说,父亲的大笤帚威力真大,才一会功夫,就把堂屋和牛屋都清扫干净了。忙完了堂屋和牛屋,父亲丢下大笤帚,又往厨房走去。

此时,母亲还没忙好,厨房虽然不大,但活也不轻。厨房里扫屋难度还要大一些,因为厨房里的房顶上都是油渍,母亲不能像父亲那样,挥动着笤帚去扫屋,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油污扫下来。母亲还要把几口大锅揭下来,放到院子里,再用铲子把锅底灰给清理干净。父亲来得正好,他先帮着母亲把烟囱里的灰烬都给清理了,接着他又把锅底下的草木灰全都运到了牛屋里。这些草木灰可不是个好东西,可以给牲畜取暖不说,最后还会被清扫到粪池里,留着来年春季当肥料用呢。

父亲做完这些,才走到灶前,蹲下身,用干净的红高粱穗子轻轻地清扫灶前墙上的那一片地方。那个位置和锅台是一样的高度,也是烧火的位置。那面墙被父亲用新的泥巴涂抹过,如今早就干了,出现了一条条裂纹。父亲把墙面清理干净后,这才从堂屋的桌子上取下一张他刚从集市上请回来的灶王爷。灶王爷只能是请回来,不是买回来的,和后来母亲的那座观音菩萨一样,都是从集市上请回来的。父亲用面糊糊在灶王爷背面涂抹均匀后,最后才把它恭恭敬敬地贴在那面墙上。父亲还对在一旁乐呵呵的我们严肃地再三警告道:“你们不准对灶王爷不敬啊,更不能扯坏了。灶王爷会保佑咱们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呢。你们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我们一起大声应着。从小年那天把灶王爷贴在墙上之后,一直到正月初五那天傍晚,父亲小心翼翼地那张灶王爷揭下来。父亲在院子里三叩九拜之后,才掏出火柴,点燃了那张灶王爷。父亲望着满脸惊愕的我,虔诚地说:“今天是灶王爷归位的日子,从此以后他就会保佑我们家了。”我听了父亲的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也许是父亲的虔诚感动了灶王爷,那几年,我们家的日子真的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爸,这灶王爷真的是法力无边呢!咱家的日子真的越来越好了呢。”我开心地看父亲,笑着说道。

父亲也笑了。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傻孩子,这哪是灶王爷的功劳啊?这是党的政策好,咱们这是赶上了好时代喽!”我望着父亲的笑脸,认真地点了点头。